

大河遺夢



李存葆 著



daheyimeng

LICUNBAO ZHU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李存葆 著

大河遗梦

出

daheyimeng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李存葆 著

大河遺夢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河遗梦/李存葆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12

ISBN 7-5033-1452-4

I. 大…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1430 号

书 名: 大河遗梦

作 者: 李存葆

责任编辑: 郑鲁南

装帧设计: 符晓笛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wybs@public.bta.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三河天利华印刷

开 本: A5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1.37

印 数: 1-7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452-4/I·1156

定 价: 20.00 元

daheyimeng

LICUNBAO ZHU

李存葆 著

大河遗梦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daheyimeng

大河遗梦

李存葆 著



目 录

- 1/ 也说散文(代序)
5/ 鲸 殇
29/ 大河遗梦
45/ 祖 槐
89/ 飘逝的绝唱
131/ 我为捕虎者说
145/ 由《洗手图》想到的……
150/ 骆驼刘·大为马
156/ 伏虎草堂主人
165/ 林凡本色是诗人
168/ 辰生绘事琐记
177/ 走出黄金小屋
188/ 钉在丹青十字架上的人
196/ 雪野里的精灵



- 201/新千年感怀
204/紫砂兴衰记略
214/天地一云鹤
223/清泉出山未染尘
230/黄土地上有竹魂
233/钻石与命运的对话
244/泰山与酒
248/小议“拿来主义”
253/我看北京的胡同
256/沂蒙匪事
299/《沂蒙匪事》赘语
303/国 虫
352/《国虫》附记
354/秋雨中的怀念

也说散文(代序)

宇宙悠邈,造物神秘。尘寰奥博,世象纷纭。人生匆遽劳瘁,命运莫测高深。充满灵性的祖宗“写忧而造艺”,畅怀以成文。先人以诗叹幽婉玄远,咏琴心剑胆;以小说叙悲欢离合,述人间兴衰,写灵肉浮沉;借戏曲显扬仁厚耿介,揶揄狡狴鄙吝,鞭笞封豕长蛇……体裁有别,风韵各异。然而,最能让骚人墨客思绪恣意飞驰的却是散文。散文举要治繁,含宏万汇,高可到九天摘星,深可到沧海猎珍,大可拥抱三山五岳,小可掇拾泪珠一滴。散文情感的触角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亲。

但是,不要认为喜了怒了怨了恨了惆怅了都可以在散文中宣泄而不用担心被散文拒之门外。我从未感到散文是在灯下放一支轻曲、煮一杯咖啡之后,就可

随意去做的事。

文学艺术历来不单纯以新旧论成败，往往是以优劣见高低。艺术品不同于组合家具、日用化妆物，也有别于冰箱、影碟、口香糖，这些玩意儿随时都可以更换替代，犹如电灯问世油灯熄灭，汽车奔驰牛车安息。但是，《诗经》、《楚辞》并没有因迪斯科的疯狂而失却了浸润今人心灵的魅力；《红楼梦》也不因波音 747 的腾云驾雾而香消玉殒；一部“莎士比亚”，也不因氢弹爆炸而消弭了震撼心灵的力量……

在散文创作中，我们不应过分喜新厌旧，不薄洋人薄祖宗。中国是散文的国度，散文是中国文学的母亲。不论是记、传、书、札、柬，还是疏、论、序、跋、碑，先人都留下了震古铄今之作。老庄是散文，《史记》是散文，《论语》是散文，《孟子》是散文。据吴组缃先生考，聊斋有三分之一也是精美的散文。自老庄以降，辞人才子，文体多变，戛戛独造，各出机杼。美文如同琥珀，历年久而光灼灼；华章如同醇醪，经岁月而味醺醺。我常惊叹，古人谋篇钩深致远，古人行文百锻千炼。若无春蚕吐丝之累，杜鹃啼血之苦，焉能有那令人扼腕的天章云锦……

重视传统并非作枷自套。传统往往是里程碑也是挡路石，是金项链也是铁锁链。“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崛起的散文大家，学识文采兼备，既谙熟中国古典又追随世界新潮，他们大反传统却没有丢弃传统，他们用的是外国的瓶子，瓶子里面装的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酒……对我们这茬尚未熟稔散文传统的人来说，怎能奢谈挣脱前人之绳墨？西洋书籍固然可以给我们的散文换来灵气，今人的花样翻新也能给我们的散文带来活跃，但若无祖宗开掘的那悠远厚重的散文长河的溉泽，我们的散文园地里怎会有修茂之树，葱茏之林？

常听人说散文“贵在散”，可“随意去写”，心中不免戚戚。我想起新潮画派中有人鼓吹的“变形”。一个缺乏造型能力、对具象规律不掌握、对形式美无体会的画家，一开笔就“变形”，那是无论如何也捏不出无锡泥人阿福的胖圆脸儿，更不要说创造出周昉的丰腴，老莲的狂怪，杰克梅第的干瘦，亨利·摩尔的弧状与块状构成的永恒……学画必须从提高造型能力入手，按法则进行训练，经过“入于法度，出于法度”的艰辛历程，最终才能达到苏东坡所说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散文之道，大概与绘画同理。

散文的“随意”不是信笔涂鸦。大匠运斤、大巧若拙的随意只有那些天赋很高、艺术功力很厚的散文大家才能获得。这种随意是无技巧之技巧，是一种朴素到极处也美到极处的境界。

散文姓“散”，但于“形散神不散”中，有着奥妙无穷的法度。各类艺术都有自身的法度，有法度才有各自的形式美，才不至于刻鹄类鹜，画虎成犬。艺术又分外偏爱对法度的突破者，突破者在合乎情理的突破中，便充分获得了个性的自由与张扬。在我们的散文长河中，汪洋恣肆有庄子，博大精深有司马迁，怡淡优美有陶渊明，缜密深刻有柳宗元，取精用宏有苏轼，诙谐犀利有鲁迅，宁静致远有孙犁和冰心……散文不同于五言、七律，其法度谁也难以说清，也许只有读多了，写多了，琢磨多了，才能“各有灵苗各自探”（郑燮），各自写出各自的面貌。

散文是讲究气、韵、趣、味的。气可以是狂涛飞瀑也可以是平湖静波，总是宜正不宜邪；韵可以是晨钟暮鼓也可以是蝉噪虫鸣，总是宜雅不宜俗；趣可以是武松打虎也可以是云中观月，总是宜高不宜低；味可以是熊掌鲍鱼也可以是黄瓜



土豆，总是宜丰厚不宜寡薄。因为散文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奢侈品，也不仅仅是一种花瓶式的点缀。散文贵在真诚，散文必须与小农经济生发出的乌托邦意识绝缘。散文应避免无病呻吟的痛苦状，也应远离那种甜得令人发腻的小布尔乔亚的矫情……我们的散文应该更贴近中国人的生活，也应该更关注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与种种困境。散文里应该有情感的浓度，哲学的深度，应该有作家的正义和良知。

散文易写难工。将没有呼吸没有知觉的汉字小方块，排列成稍大一点的方块，并鼓捣得活蹦乱跳，明智达理，魂牵梦萦……实在不易。假如后人选编今人的《古文观止》，如果当今哪位作家有一篇作品入选，那就很值得庆幸，如能选上几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家了。

历史对文章的筛选极为苛刻。这种筛选愈是严酷，对真正的文学家则更具吸引力。也许我们罄毕生心力也难留下一篇为后人称道的文章，但我们仍会像苦行僧那样去跋涉，去探求，因为探求的过程也是美丽的。

1997年3月6日于军艺

鲸 殇

—

人的记忆宛若幽静的深潭。这深潭平素微波不兴狂澜不起，偶有感应的石子投来才会浪翻波叠，让人遥思绵绵。

也许因我曾多次目睹渔民对鲸们神祇般的膜拜，也许因我刚参军时所在部队曾用岸炮劫杀过一头巨鲸，故而近年来，每当我从电视里看到有关鲸类“集体自杀”的图像，都不免黯然神伤。面对鲸屍陈海滩的惨状，我心灵的弦索禁不住悚悚颤栗。那“集体自杀”的用语听来分外扎耳，令我无论如何也难苟同，遂坚意为逝去的鲸们写一诔文，以鸣鲸之冤，以喊鲸之屈。

科学判定人与兽的主要界桩是“有没有思维和意识”。鲸虽是高智商的动



物，又是万千生灵的莘莘大者，但迄今为止，人类除自身外尚未发现任何一种动物具备思维能力。鲸绝不会有自杀意识，自杀的专利只能属于人类。

人自杀的手段不知凡几：跳井、投崖、悬梁、吞金、饮鸩酒、食砒霜……这些老法子沿袭古今；而科学的发展又为今人的自杀拓宽了途径：卧轨、触电、引爆、枪击、喝农药、服安眠药……

人自杀的诱因更是含宏万汇：樊於期甘愿借头颅给荆轲是为了刺秦王以报仇，项羽刎剑别姬是受了垓下之败，杨继业撞碑是为了保全名节，李香君血溅桃花扇既有对爱情背叛者的鞭笞又含对权贵的轻蔑，希特勒自毙是惧怕全人类的公判，海明威自戕是为了摆脱病痛的折磨和无尽的苦恼，老舍投湖是对文化专制的无声反抗，王宝森饮弹是因深知自己积恶成殃，罪不可追……

这些自杀，或高尚或卑劣或悲壮或凄婉或美丽或丑恶，透过这些自杀，人们既看到了良心的奔驰，又瞥见了恶魂的消散。

应该说，不管采用何种手段因了何种缘故自杀，都是自杀者经过反复思维后做出的最后抉择。我看，倘若鲸会自杀，那么最先登上月球的应是比人类早诞生八千万年的鲸，主宰这个地球的也应是重于人体千倍以上的鲸。

鲸没有改造自然的抱负，更没有征服宇宙的狂想。既然无政治目的、无经济追求、无文化积淀的鲸类不会自杀，那么，是哪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力量，把鲸这上苍的杰作、生命的奇观，即将拖进永恒的寂寞呢？

二

大海有着人类永远读不尽的大深奥。

那从天外滚滚涌来的蓝色诗行，那发出炸雷般声响的白色标点，是造物主赐给人类的一部不朽的史诗。

面对大海，华夏祖先曾用想象的经纬编织出许多美妙神话的童话，也对巨鲸这天地间最大的精灵，给予图腾式的敬奉。

汉代称鲸为鯨，疆者，大也。《说文·鱼部》云：“鯨，海大鱼也。”曾因《三都赋》而使洛阳纸贵的左思亦云：“鲸从京，京大也。”然鲸到底有多大，有何等神威，古人曾进行过诸多匪夷所思的猜度。晋人崔豹于《古今注》中这般描绘鲸：“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千丈，一生数万子……鼓浪成雷，喷沫成雨。水族警异皆逃匿，莫敢当者。”至宋代，人们还把海潮涨落归因于鲸的出没。《尔雅翼·释鱼三》中对鲸更是张大其词：“其大横海吞舟，穴处海底。出穴则水溢，谓之鲸潮。或曰出则潮下，入则潮上。其出入有节，故鲸潮有时。”晓得潮涨潮落乃因月球引力所致的今人，对古人关于鲸的妄说难免会哑然失笑，但正是有了先人对鲸的敬畏和讴歌巨大生命的纯情，才使鲸们得以在大洋里度过了漫长而美妙的时光。

近三个世纪以来，由于人类贪婪地对鲸类“庖丁解牛”般的分割和利用，迄今已对鲸的沉浮食栖，骨骼脉络乃至生活隐私，了解得纤毫无遗。鲸曾是一个兴旺鼎盛、绵绵瓜瓞的家族。鲸分两大类：口内无齿有须者曰须鲸，人群中的美髯公们仅把胡须作为显示威仪的装点，而须鲸之须则是须鲸不可或缺的滤食器官。须鲸中有蓝鲸、长须鲸、座头鲸等凡 11 种，其



中蓝鲸是鲸类中的“超人”，最长者近 35 米，最重者达 190 吨之巨。另一鲸类口内无须有齿，称齿鲸。齿鲸中有抹香鲸、虎鲸及各种海豚，共 70 种。鲸类多具洄游性，它们夏季至南北两极寒海索饵，冬日到暖海产仔。鲸一胎一仔，孕期多长达十几个月，晋人崔豹“一生数万子”之说实乃齐东野语，怪诞不经……

科学的发展渐次将鲸的神秘面纱层层揭开，人类对鲸的崇拜也偃息消歇。彗星划过总会留有灼闪异光的尾巴，在中国直到“文革”前夕，有些海边的渔民，仍未辍顿对鲸的供奉和祷祝。钩沉稽往，我目击过的那些近乎蒙昧的拜鲸活动，仍历历如绘。

60 年代初期，我所在的连队驻屯黄海岸边。连队左近有村曰渔池。在渔池，关于“神鱼”的传说瑰异怪谲。有老妪言之凿凿，说她姥姥的父亲幼时攀崖掏鸟蛋，不慎坠入深海，是“神鱼”将之驮至海滩得以生还。有老叟语之切切，道其多次听到“神鱼”唱歌，噪音之圆润不逊于青岛茂腔剧团的青衣。更多的长者谈及“神鱼”，要言如出一辙：昔年他们曾屡见“神鱼”过海。“大神鱼”过海，少时十数，多则上百，它们噙噙喷起的水柱高达数丈，阳光之下，若霓若虹，不时显露出的黑色脊背，宛如云中座座山峦。“小神鱼”过海，少则千尾，多时万头。其景象之壮观，即是舌粲莲花的说书人亦难表述……

传说毕竟真伪难辨，但有巨鲸自 50 年代末，年年于中秋节光顾渔池，却是连队老兵们亲眼所见。每当巨鲸来时，渔池百室一空，倾村而出。人们摆上香案，三拜九叩之后，再将鸡鸭鱼肉月饼瓜果之供品，投诸海中。后来，周围渔村也仿而效之，前来拜鲸者逾万。这等堂哉皇哉的拜鲸活动，引起当地政府和驻军的警觉。团里遣宣传干事到青岛海洋学院讨教，以